

# 北川政法委书记:经生死后只想感恩



张周凯获救现场

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在震中求救时说“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被网友称作“史上最牛官腔”。12月18日张周凯首次就此事做出回应，称报道不实，他表示不怪记者，“只想多干点事来感恩，多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12月18日晚上9点，记者终于在四川省绵阳市见到了刚刚忙完工作赶来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采访是从“因求救时的一句话而被众多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官腔”这个话题开始的。

5月22日，某媒体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写救援人员在北川县委大楼前营救的场景：

5月14日，贺一民带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落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

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就是北川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随着救援随即开始……有3名官员获救。

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网友把求救语言命名为“史上最牛官腔”。

“其实网上对我个人炒作的消息我知道得很晚。7月初，省委政法委书记在北川慰问政法干警时对我说：努力工作，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当时我还有点搞不懂。直到七月二十多号，到了文昌的临时办公点才听同事说，网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新闻。”张周凯坦言，说句真心话，当时在网上看到后，觉得很可笑，确实也不在意。

“至于那个记者说的情况肯定不真实，你想嘛，我们被埋了七十多个小时，单位同事和亲人也来找过我们，不停地在废墟上呼叫，记者又不是站在跟前，怎么知道我说过那些话呢？”张周凯说，他也不怪那个记者，只想多干点事来感恩，多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 首次回应“史上最牛官腔”

“经过这一生一死后，我觉得网上的这些评论和说法没有多大意思，没必要也不想去计较，只想多干点事来感恩。我们应该有颗感恩心，去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也许是为了一种倾诉，张周凯首次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5月12日下午两点多，我们政法委在办公室加班的共有

7个人，驾驶员、打字员等4人在旁边和对面的房间里。我在旁边和对面的房间里。我在四层靠山墙（一栋楼房与另一栋楼房的间墙）的一个房间，隔壁是会议室。因为要向县委提交一份关于北川社情民意的调查报告，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国川在会议室帮我查阅资料。

地震突来，我们3人立即钻进了会议室的一个椭圆形的办公桌下。就在我们刚钻进去不到两秒钟，共六层的县委办公楼全部倒塌了，我随后就失去了意识，昏了过去。

我都以为这次一定死定了，但庆幸的是，等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身体没有被压着。在黑暗中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我喊了几声，发现崔代全和李国川都还活着。于是，我们三人就循着声音开始在废墟下扒土。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三人通过慢慢挪动身体聚在了一起。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估计是第二天吧，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和失望了。为了寻找出路向外求救，我们开始轮流不断地扒土。根据记忆判断，我们开始往窗户方向挖，可是没行得通，通往窗户的路被大梁堵住了。随后，我们又朝门的方向扒，但又被过道坍塌下来的厚厚的预制板挡住了。经过一番努力，尽管空间慢慢扒了出来，但要想走出废墟，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大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们的身体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大家商量着与其这样等死还不如拼一下，干脆朝离我们最远、靠里面的山墙方向挖。就这样大家轮流去扒土。大概是15日中午吧，扒着扒着，我突然发现

像米粒一样大小的亮光，开始还以为幻觉，揉了几下眼睛，再扒，慢慢出现了一个缝隙。在我们的努力下，扒出的缝隙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拳头大小的小洞。“来救人哟，来救人呀……”就这样，我和李国川、崔代全每人喊一会儿，轮流着爬到缝隙处向外呼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当崔代全在缝隙处呼救时，外面突然就有了人。当时多名消防官兵对着洞口问“下面有几个人呀？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呀”等情况时，在缝隙处的崔代全告诉外面的救援人员，我们里面有三人，有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国川。随后，救援人员给我们递进来两瓶矿泉水和一些饼干，让我们补充点体力。至此，我们三个人被埋了75小时后被成功救出。

“你说，如果当时记者不在洞口上，根本就听不到我们与外界对话。当然我也不怪他，再说经过这一生一死后，我觉得网上的这些评论和说法没有多大意思，没必要也不想计较。”张周凯对记者说，“还有个重要原因，我觉得国家和外省的同胞都来关心我们，给我们北川灾后重建提供了很大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应该有颗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 劫后重生的心态

“能够在大难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为家乡、为基层的政法事业，忘我地工作！”

听张周凯用镇定平缓的语

气讲述着地震时如何扒墙抠缝轮流呼救，如何战胜恐惧相互鼓励，记者情不自禁地被这位在废墟下与死亡抗争了75小时的小伙子所折服。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第二天就拔掉针头，进村入户，组织大家抗震救灾。

5月17日，仅仅在绵阳404医院住了一天，他就离开医生的视线，拖着伤腿，悄悄离开了医院。随后的7天时间，张周凯步行200多公里，翻越了5座大山，穿越几十处塌方地带，不顾下有堰塞湖，上有泥石流的威胁，到了漩坪、禹里、桃龙、墩上等5个乡的30多个村，组织接收空投物资20多吨，使1万多名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此时，家在安县茶坪乡的张周凯的父母同样因地震震塌了房屋，直到5月18日才走到安县县城，在一个马路边找了个帐篷居住。而刚刚从废墟中被救出来就投入工作的张周凯对家人的生死还一无所知。在这次地震中，北川县政法系统遭受了重大伤亡。82名干警遇难，占全部干警的31%。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同志，也有很多失去了亲人，剩下的只有残缺不全的家庭和悲伤。

“由于人员集中，医疗、防疫、消防、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受灾群众还处在极度恐慌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各安置点不断出现治安案件，成为当时最不稳定的地区。”张周凯说。

作为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把灾后的稳定和治安摆上了日程：5月27日，他组织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研究制定具体措施，让全体政法干警迎

难而上，战胜前所未有的困境，全面恢复和履行政法职能。6月15日，公、检、法、司各部门全面恢复了职能，政法各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张周凯还组织了多个工作组，深入各个集中安置点，主动调解各类矛盾，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其他部门的配合下，近10万受灾群众在集中安置点的生活逐渐平稳。据统计，安置点未发生刑事案件和较大的治安案件，受灾群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有序地开展。

“现在，政法工作已覆盖全县的每个角落。”张周凯欣慰地说。

灾区群众的工作无小事。白天，张周凯走村串户，协调解决粮食、居住、疗伤、治病等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具体问题；晚上，他在帐篷里把情况写进工作报告。

“能够在大难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为家乡、为基层的政法事业，忘我地工作！”张周凯说。

在“5·12”大地震中，四川共有18个县级以上公安机关、218个派出所等基层一线实战单位的办公用房严重损毁。还有的办公楼彻底倒塌，有的单位人员损失一半以上。

然而，在短短的百日之后，灾区政法系统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创造了奇迹：自5月以来，四川6个重灾区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55%，治安案件发案下降41%，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治安案件，灾区在全省治安大局平稳，社会总体稳定。 据《法制日报》

# 团伙租人假扮父母骗婚获利百万

借个户口本，办一身份证，租房、租爹、租娘，骗取受害人之信任，从相亲、定亲、登记结婚，分步骤骗取钱物后神秘失踪。安徽蒙城警方历经四个多月，破获了这个特大骗婚案。

2008年5月14日，一位腿有伤残的离休老干部张某找到安徽省蒙城县委书记胡朝荣反映说：“婚介所给我介绍了一对象，我被他们骗了几千块钱，军功章也被抢走，请县领导给予帮助。”

胡朝荣大吃一惊，拨通了县公安局局长王亚洲的电话，要求公安机关查处。当天，张某所在辖区的水上派出所接待并详细询问了张某被骗经过。

张某说，2008年2月29日，“心容诚实婚姻介绍所”将涡阳县离异女李淑芳介绍给他，按要求张某在付中介费后，又赠给李淑芳戒指一枚，价值1390元，以及200元衣服钱。3月5日，李到张某某家说母亲去世了，要了400元钱。此后，李便消失了。随后，张某多次找婚介所交涉未果。所带的三枚军功章也被他们抢去了。

水上派出所马上展开调查，他们很快发现，位于城郊的一处民房内的“心容诚实婚姻介绍所”没有营业执照，私自刻制了印章，由李树轩及干儿子马连付、干闺女宋云杰3人联手经营，做着骗婚的勾当。张某只是众多受害人之一。

## 晓娜未遂的二婚

水上派出所正在办理张某军功章被抢一案时得到信息：有人在税务局租房骗婚。于是，民警康程等人前去守候。丁蒙建、晓娜等人的出现进入了警方视线，晓娜说要去跟身边的男孩光辉登记结婚。所长李作醒便派人随

其一同前往，随后指导员代玉民也率员前去接应准备抓现行。

就在登记过程中，随晓娜前去的两人借机逃走，代玉民果断将晓娜带到当地公安机关讯问，并与在家审讯的侦查员高磊、李志军核对了晓娜的真实身份。当民警点破晓娜的真实姓名时，她彻底绝望了，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交代了自己的行骗经过。

21岁的女孩晓娜，虽学业无成，却长得如花似玉，本应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却被犯罪嫌疑人丁蒙建连哄带骗走上罪恶的深渊。

丁蒙建以自己女儿的名义给晓娜办了一张名叫丁艳芳的身份证。他们在蒙城税务局家属楼租了一套房子，置办了简单家具，开始实施婚姻诈骗。

2008年2月经介绍，凤台县杨村街上的苏某与丁艳芳一见钟情，在取得男方信任后，他们又到男方家相亲，丁艳芳所谓的父母、媒人商定，在2008年5月30日双方见面过礼，女方有丁艳芳及所谓的父母、妹子姐姐4个人，还有媒人苏怀平、方贤仓、杨侠、苏某和其父亲苏继冰等人。苏某给丁艳芳买了一个戒指，价值1747元，又给媒人苏怀平、方贤仓、杨侠每人买了一套衣服和一双鞋。饭后，苏某就把10100元的过小礼钱交给媒人。媒人杨侠提出苏某再拿出1600元钱，说是丁艳芳改口喊爸妈，苏某照办。

6月23日过大礼，大礼钱是66000元，最后商定为56000元。

6月25日上午，双方到了凤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

2008年6月28日，苏某请客办喜事，7月3日丁艳芳婚后首次回娘家，苏某给了她1000元的路费。

7月8日丁艳芳回到苏

家，并于第三日又回蒙城，临走时把一个存折交给了苏父苏继冰，上面数额是50000元，实际存折上的数额是空的，钱已经被丁艳芳取走了。7月15日苏在凤台县城打工，丁艳芳找苏要了400元钱。

7月16日上午，丁艳芳说要出门学做生意，就回蒙城去了。起初苏某和丁艳芳还电话联系着，后来再也联系不上她，也见不着她的人了。

苏某被骗各种花费合计有85000元左右。

在晓娜嫁到凤台后，丁蒙建又与他人物色到下一个被骗对象——皖北五沟镇一干部的儿子光辉。晓娜与光辉见面时，丁蒙建、曹友忠、侯振东、任齐侠、闫继华等人共同谋划，让丁蒙建当父亲，史红当继母，曹友忠当舅。见面后过了三四天，男方及父母与闫继华一起在蒙城丁蒙建家给了见面礼8000元。当晓娜与光辉讲话时，丁蒙建、曹友忠、闫继华、陈国庆等人就把8000元分了。个把月之后，男方来到蒙城下彩礼，丁蒙建让晓娜和男孩一起到银行把46000元彩礼钱存起来。

拿到见面礼和46000元彩礼后，他们就定于7月29日到五沟办结婚证手续。警察的及时出现，中止了这场正在上演的骗局。

## 连嫁三家的陈国庆

33岁的陈国庆是个有过多次不幸婚姻的女人，无奈无助的她也参加了这个骗婚行列。她年龄较大，为了行骗，干爹侯连维为陈国庆在涡阳县曹市镇自己家中，办了一个1981年出生名为侯素侠的身份证。侯连维保管着户口本和身份证，只有参与骗婚时才拿出来，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参加分钱。

陈国庆骗过3人，共骗得

96000元。

第一次骗了蒙城县辛集乡的张小陆，骗了26000元彩礼钱，其他彩礼不算。

是通过蒙城“心容诚实婚姻介绍所”马连付、宋云杰、李树轩介绍的。

在2007年春节前，侯连维介绍给陈国庆介绍了个对象，由马连付、宋云杰、李树轩他们出面把辛集一个叫张小陆的人介绍给陈国庆。第一次见面在马连付租的房子里，第二次见面时，张小陆家给了陈国庆6600元见面礼，陈国庆代表父母退给张小陆600元，算见面礼。在2008年2月25日，陈国庆用涡阳县侯素侠的名义与张小陆到蒙城县民政局办了结婚证，当天张家给彩礼26000元。

见面侯连维拿走2000元，陈国庆花了4000元，26000元彩礼钱由侯连维保管着。马连付、宋云杰、李树轩问张小陆要了600元中介费。

第二次骗的是濉溪县淮町的周红旗。

这次见面礼是6000元，彩礼钱40000元人民币。见面礼陈国庆分到了1200元钱；40000元的彩礼钱陈国庆到侯连维家拿了10000元，剩下的钱被其他人分了。

2月25日陈国庆用侯素侠的身份证和周红旗办理了结婚登记，结婚后陈国庆在周家共住了四天。

第三次她又办了一个叫钮晶晶的身份证，骗的是周冬。

周冬没有来，是周冬父亲来的，这次没有见面礼，共给彩礼38000元钱。农历六月初十结婚，结婚前两天，陈国庆用钮晶晶的身份证和周冬在南萍民政所办的结婚证。

陈国庆分到26000元，其余钱被其他人分了。

为了逃避打击，2008年3

月8日陈国庆一张起诉状诉与小燕子离婚。

## 连连得手的小燕子

她叫小燕子，18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当年就改嫁了。她与比她小4岁的弟弟和奶奶相依为命。奶奶有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吃药，每月几百块钱的药费使他们度日如年。她家是县里榜上有名的特困户，政府每月虽救济些钱，仍然无济于事。2000年她去外地做起了卖淫行当。交友不慎又让她步入了骗婚的行业之中。

她与陈国庆认识比较早，每次从外地回蒙城就到陈国庆家住，她们以姐妹相称。2006年快到春节的时候，陈国庆说凤阳的老沙领了一个姓易的人来蒙城，让她去和那男的见面，陈国庆冒充她姐。她们在蒙城南关大市场的那男的见面，见面之后，她和陈国庆坐车跟他们一路到了男方家。小燕子在他家住了一夜，那天晚上男方的父亲把6600元钱的见面礼给老沙，老沙后来分给她800元。她后来来到男孩家两次就不了了之了。

2007年麦收前，老沙让小燕子到凤阳和一个男孩见面，她到凤阳汽车站，老沙与凤阳的一个只有一只胳膊的姓王的人在那里等着，那个男孩及家里人跟她见了面。然后，男孩领着她们一起到了青阳县自己家。第二天吃过中午饭，男孩的父亲把6600块钱的见面礼交给姓王的人手里，老沙与姓王的人就让她在男孩家里住两天，他们带着钱走了。那男孩二十七岁，叫王先锋，母亲死了就他父亲和他一起生活，她在那里住了几天没跑掉，只好把想骗他的情况和他说。他要求退钱，赔了9600块钱才脱身，还陪人睡了20多天。

2008年二三月，侯连维让

小燕子跟他一起见一个男孩，是南京江宁人。小燕子对男孩讲她叫刘芳，老侯冒充她父亲，吃过饭他们就走了。隔了四五天男的打电话让她到南京，她带着刘芳的身份证和老侯一起去的，在他家住了三四天，男孩母亲给了3000块钱。除了路费、吃饭，剩下的钱她和老侯每人分了1000多元。

一个月后，老沙又给她介绍了一男孩，姓徐，她带的是刘芳的身份证，老沙冒充她表叔，骗人家8800元钱，老沙只给她2800块钱。她被抓前每个月到男的家去一次，每次走的时候就讲是回家。

小燕子用的实际上是卢翠英的户口本，叫刘芳。

每次她用刘芳的户籍骗婚，骗的钱都有卢翠英一份，每次卢翠英都充当她的妈。

这些年共骗了多少人，她说现在就连自己也记不清了。

为了钱，这个犯罪团伙竟把马路上那些精神失常的妇女锁进屋里，寻找买主，卖些钱财。据了解，目前仍有两位没能解救出来。

蒙城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所长李作醒说，分布多个地市的63名犯罪嫌疑人，已批捕37人，逮捕在押13人。他们时分时合，常常是借个户口本，办一身份证，租房、租爹、租娘，骗取受害人之信任，从相亲、定亲、登记结婚，分步骤骗取钱物后神秘失踪，实在躲不掉，就去法院起诉离婚。警方历经四个多月，奔袭两省十二个县市，行程8万公里，一举打掉了这一个涉及60多位受害人，被骗钱物达106万元之巨的特大骗婚团伙。

为了侦破此案，蒙城公安局水上派出所的两体民警和刑警队增援过来的两名侦查员，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据《法律与生活》